

王国维未刊书札（二）

王 宇 王振芬 朱金枝

一、致罗振玉

（1916年12月31日）

雪堂先生有道：

前日寄一书，昨日又寄《契文举例》（此书不必急改回）当达左右。顷奉所示景叔^①书及公覆书，敬悉一切（景叔尚未来杭，事尚未定也）。胃疾想渐痊可。

昨携公款往付纬公，^②纬公言：公书言欲至沪一游，而苦无名。然养痾名亦佳。此月维亦无事（岁末沪上或有佳品），何不一命驾乎？

近三日钞乙老^③诗，得十八页，计共五十余页，大约再得六日，可以写成。渠尚有笔记，专考六朝道教者（昨日所寄），其稿亦在维处，录诗毕，当移录之，二、三日亦可了也。其诗集中有一诗失题，实乃寄题公大云书库者，录呈左右。专此，敬请道安

国维再拜 初七夕

海水天风浩荡中，抱经高阁屹樽东，十年槎客归来梦，一晌诸天变灭空。稷下尚闻尊祭酒，河汾无地寄王通，神徂圣伏宁无感，稽首河间老贯公。（此当是癸丑春间作）

按：信札皆无年月，我们据：赵万里《王静安先生年

谱》)以下简称《赵谱》)丙辰“冬日，得孙仲容(诒让)比部《契文举例》稿本于沪肆，因寄罗先生。”吴泽《王国维全集·书信》(以下简称《吴信》)1916年12月28日云：“孙仲颂《契文举例》当即寄上”，“为乙老写去年诗稿共十八页，二日半而成。”陈鸿祥《玉国维年谱》)以下简称《陈谱》)1916年12月亦记“为沈曾植抄写诗”事。札与之相銜。

①景叔：邹寿祺。一名安，字景叔。号适庐，浙江海宁人。时为哈同编《艺术丛编》。

②纬公：范兆经，字纬君，罗振玉妻弟。

③乙老：沈曾植。字子培，号乙菴，乙庵，晚年又号逊斋，寐叟。沈为光绪进士，清末署安徽布政使。张勋复辟，授学部尚书。

二、致罗振玉

(1917年10月22日)

(此札上缺)……本拟校《广韵》，乃借宋本不得。想菊笙^①为人不致失约，必爱惜此书，故有此事。后当致书，请其置书商务涵芬楼，永往就校，事当谐也。

今日起拟草《五声论》。取邹叔子《五均论》读之，知其所谓五均者又是一说。又检段懋堂先生书读之，知段君之说亦殊，与永说不同。前永以为永之所见者段君已言之，实则段君于阳类之中亦有入声，是于此事尚无定见。王，江二君始谓阳类无入声，永则谓阳类并无上、去。此说实求诸经韵与秦汉间韵无不合者，证以字之偏旁，亦无乎不合，此实偶然拾得之大发明，而集戴、孔、段、王之大成者。国朝古韵之学得此结束，亦前所不意也。我辈于古人中已占定一位置，其于人事自不免有拂逆。先生大可以此自解，倘亦寐^②所谓“以妄塞悲”者耶？

罗刹战事消息甚恶。巴黎亦有欲和之说。大树^③之谣如真，恐亦与此事有关，前日在寐处遇仁先，^④彼将返杭，登高听榜，

其人迷信乩语，与王雪叟^⑤同，亦奇事也。再请
道安不一

永再拜 初七日上午

三少奶奶小产后亮凉健，内人甚念也。内人产后，至今匝月，起居如常，亦甚健而面部却浮肿，殆受风使然耶？亮凉不久即愈也。此系内症，或外邪？希见教。又申。

按：《陈谱》1917年农历9月记“是月又撰《五声说》。”《吴信》1917年10月20日记三少奶奶又复小产及菊笙未如约携《广韵》事。与札合。

①菊笙：张元济，字菊生。时主商务印书馆事。

②寐：即沈曾植。

③大树：后汉冯异号称大树将军，此借指冯国璋。

④仁先：陈曾寿，字仁先，号苍虬、湖北蕲水人，清末官御史。

⑤王雪叟：王秉恩；字雪澄。王札中或称雪老。据札，知陈与王皆信乩坛。

三、致罗振玉

(1917年11月8日)

雪堂先生有道：

前日上一书，想达左右。今日湖南博士^①来此（《壬癸集》收到）。渠等自青岛行登泰山，谒孔林，济南、金陵又复小住，故至今日始到。在青晤素、^②潜^③二公并严先生。^④惟耒老^⑤在青时人言反曲阜，至曲阜又云在青，故未及见。又至潍县观陈氏^⑥物，则铜器与古玺印已辇至京师求售矣。今日同往访逊老，^⑦但谈学问，不及他事。明日往刘翰怡^⑧观书，后日逊游约晚餐，当可畅谈。

近日补作题跋裴岑、刘平国二石皆成。裴岑姓名见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者，乃云裴遵自建武十七年已为敦煌太守，至永平二

年已十九年，此事乃由《广韵》考得。刘平国《关城颂》末数语最是疑窦，今正其句读，读“记此”二字绝句下“东乌累关其城□□将军所作也”。“□□”所缺当是“亦左”二字，如此读法则地理上疑问一切冰释。盖此所作之关自为“□谷关”，而作“东乌累关城”则因此而连带记之也。故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所记乌壘地望确然无误。数年积疑一旦豁然，敬以奉闻。

此数日蒐集旧文并新作约得七十余篇，可以充二月报料矣。再不足则以《清真遗事》补之。因他书卷帙稍重，均不合用，维之文字亦藉此作小结束，计亦得也。专肃，敬请道安不一

国维再拜 廿四日夕

《陈谱》记：1917年11月15日，作《海上送日本内藤博士》诗。札叙题跋裴岑、刘平国刻石事，参比《赵谱》为1917年秋日事。《吴信》1917年10月21日到11月2日均谈及湖南博士将到沪。此必在11月2日到15日之间。

①湖南博士：内藤虎次郎，字炳卿，号湖南。日本文学博士。

②素：升允，字吉甫，号素庵，一作素存。王国维札中多尊称素帅，素相、中堂。

③潜：刘廷琛，字幼云，号潜楼，江西德化人。清末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。

④严先生：指肃亲王善耆。时在旅顺作寓公。

⑤初老：劳乃宣，字玉初，号初叟。浙江桐乡人。丁巳授法部尚书。

⑥陈氏：陈介琪，字寿卿，号簠斋。著有《传古别录》、《十钟山房印举》等。清末考古学家。

⑦逊老：即沈曾植。

⑧刘翰怡：刘承干，字翰怡。浙江乌程人，藏书家，出版家。

四、致罗振玉*

(1918年2月9日)

(此札上缺)……前书写成而涵清①交来各书物等均收悉不误。

尊体因写《天发神讖》消化复稍不良，此当已愈矣。

《三部经音义》到，略阅一过，内所引唐人韵书皆转引东宫《切韵》，比《和名钞》所引数可相埒，且所引郭知玄至多朱笺三百字，几可得其半（《和名钞》仅引六条），数日内当即写出。因欲记其所存都数入《唐韵别考》，其所存各条当与《和名钞》中钞出者另为一书，即不刊行，亦可供参考也。

诵清购得《籀廋述林》见赠一部，想必有以赠公，略阅一遍，知《克鼎》之“柔远能迓”，《籀廋》已如此释。《契文举例》序亦刊其中，并行奉闻。致景叔书及翰怡书，当即交去。专此，再请

道安不一

维再拜 廿八早

按：《吴信》1918年2月23日“昨日始著手校《净土三部经音义》”，札谓“《三部经音义》到，略阅一过”，当在“着手校”之前。

①诵清：上海中国书店主人金兴祥之字。

五、致罗振玉

1918年3月14日

雪堂先生有道：

上星期寄一书，想达左右。今日得书并拓本二，敬悉一切。黄伯雨^①所携之书尚未到也，乙老复公一书附呈，请察入。

此间久雨，几及一旬，至二十八始放晴，而今日又复有雨意。二十八日赴寐处一谈，亦殊无异闻。现在局面究不知如何归宿耳。

今日高邮王君^②又过访，出其姑《贞孝事略》，索公及永题咏。始知文简之子名寿同者，官湖北汉黄德道，于咸丰间殉粤匪之难，赐谥忠介，贞孝即忠介之女。贤者子孙宜其如此，然名臣硕学忠孝出于一家，亦近世所罕觐也。

近作《唐韵校勘记》垂成，写之可得百页，又拟并佚文集为一编，书诚无谓，不过以遣日而已。

公之宋本《元应音义》是否有缺卷？此书系《四库》未收，又小学兼佛教书，具此三资格，且有宋本，拟劝姬君刊之，不知能成否。后日有便请携以来，如不能刻，亦甚愿一校之也。庄刻前在此求之坊间，不得，今日王君见赠一部。又手头尚有所借涵芬楼径山本在此。径山本异于庄刻本，庄刻二十五卷，径山本则二十六卷。其异因庄本三、四两卷，径山本分作三卷。乙老谓：径山本出宋藏，庄刻本出明藏。然唐景审作《慧琳音义》序，谓元应书只二十五卷，则明藏之本亦未必后于宋藏也。不知宋本究竟何如，可证乙老之说否？

内人身体日佳，今年未曾服药，近日饭量亦几复平日之旧，唯脚步有时不甚便利。然当上月阴雨连旬亦无痛楚，知痛风固已大愈。去岁之病，细思实以胃兼肝病，故锐瘦也。

此间米价已每日八元有半，若更遇战局又入粮食同盟则不知贵至何底。不知魏人之意究竟何如。和平恢复之远近，正于近一二月中决之耳。专肃，敬请
道安不一

永观再拜 二月初二日夕

公如作书时祈为书“永观堂”三字小额。以后拟自号“观堂”，此三字尚大雅。去岁小集亦题“永观堂”。海内外杂文。去岁之报至廿九乃校毕，然钉成未知何日耳。又申。

按：札云《唐韵校勘记》垂成，自号“观堂”等，知此札在1918年。

①黄伯雨：黄以霖，字伯雨，江苏宿迁人。

②高邮王君：王丹铭，道号丹明，江苏高邮人，王念孙，王引之之后人。

六、致罗振玉

(1918年4月3日)

(此札上缺)……再昨函未寄，今日接十六日手书，敬悉一切。《道藏》付印大有成功之望，因傅沅叔^①此次留任，于销预约券，影响颇大。此君人不足言，却比广川^②君校有风趣也。近来宋本精绝者多归之，如北宋监本《史记》，北宋本《通鉴》与泽存堂《广韵》之祖本均是。道藏此间一部闻有残缺，可以京师白云观本补之。若能付印，拟劝菊笙将周秦诸子多印百份或数百份，此亦读书家之所甚愿也。

先生与君美^③兄弟感冒想已全愈，但公之羸瘦恐一时不易恢复，此尚有与胃疾有关，非关外淫也。季英^④想早抵东。比方写定《唐韵校勘记》，心思窒塞，无可言者。再请

道安不具

国维再拜 二十三日寒食节

按：札云“方写定《唐韵校勘记》”又及印制《道藏》事，当书于1918年。

①傅沅叔：傅增湘，字沅叔，又号藏园。四川江安人。

②此隐指董康。董道著《广川书跋》，南宋初人。版本收藏家。

③君美：罗福成，罗振玉长子。

④季英：刘大绅，字季纓，一作季英。刘鹗第四子，罗振玉长婿。

六、致罗振玉

(1918年4至5月间)

雪堂先生有道：

昨日范二先生^①至，交到手书。今日邮局送到二书，敬悉一切。秦剑汉钊并铜勺拓本，谢谢。景叔书当转交，席少卿款已取到矣。

府上感冒谅已全愈。此间入春以后，自本月十六日后又复多雨，由暖乍寒，故多伤风之症。去年寓中诸人感冒，亦大抵发热一星期左右，正与府上诸人相同耳。

近日作《唐韵校记》，乃较原书为多，知蒋本《唐韵》乃略本，其注多为写官妄删，以《广韵》较之，删去之迹显然可寻，疑略本《广韵》或从此出也。此书拟以姬君^②出名，无足爱惜也。

时局仍无眉目，恐魏人^③决不为无益之事，暗中或已与西陆^④携手，亦未可知。但愿如此，则事速了矣。前作致凤老^⑤书乃出于片时之热，至书成不寄，则已冷却矣。寐叟画尚在纬处，取来后，当一检，有他卷夹入当易辨也，请勿念。公致柯^⑥书亦览过。

专此 敬请

道安不一

永观再拜 二十三日

凤老之世兄近又寄“曹真碑跋尾”至，甚佳，可见金文研究之不易也。

按：《陈谱》记：1918年农历2月，校《唐韵》事。《吴信》记：1918年2月14日记请罗振玉致书凤老事。3月21日记校《唐韵》，此札当在此前后。

①范二先生：范兆昌，范纬君之弟。

②姬君：姬佛陀，字觉弥，苍圣明智大学总管。

③魏人：魏国公徐达，此借指徐世昌。

④西陆：指陆荣廷，时为两广督军。

⑤凤老：柯劭忞，字凤荪，号蓼园，山东胶西人。清末学部右丞大学堂经科监督。

⑥柯：指柯邵忞。

七、致罗振玉

(1918年5月31日)

雪堂先生有道：

前日寄一书想达左右。顷想尊体已健复，君美，君楚^①兄弟

感冒亦当全愈矣。

《唐韵校勘记》草稿已具，须得百数十页，乃踰原书两倍以上，颇嫌冗赘，然非经此一番比较乃不能知此残本之价值何如。大抵大徐《说文》，源氏《和名钞》所引或系后人增益之本。此本虽出肃代间，然亦多舛错夺略，且恐系当时略出本也。

寐叟言菊生新得抚州本《易经》，与抚本《礼记》，行款相同，有嘉泰开禧补刊之页，殊足珍秘。抚本《公羊传》及孙氏所藏各书比月底亦有到沪之说。盖寐叟为傅沅叔致之（寐之《唐居士卷》乃傅为之作缘，故为是以报之）。到沪时当得一寓目也。

哈园印书既定多用排印，已先从《净土三部经音义》付版（版式大小照《栋亭五种》，由姬自决定）。此后只能除却小学书就他方面择书（姬又欲刊小学丛书，大抵将来小学用刊板，他书用石印），请公暇时为拣数种。又瞿氏元本《中原音韵》，《四库》仅存目而未著录，此书难字无多，可以排印。祈将尊藏景写本一并携沪，一切感荷。尊藏宋本《元应音义》恐仿宋费大，亦无人能影写大字，计惟有刻一校宋本。然卷帙浩重，恐未必能如愿。当持示宋本以艳之。校书于著书所得甚鲜，而于为学则颇有益，故颇有意于此也。专肃，敬请

道安不一

国维再拜 二十二日

按：札云“《唐韵校勘记》草稿已具”，或在“方写定……”的“寒食节”之后。《吴信》1918年5月27日，有“君楚感冒想已告愈”，与札中“君美、君楚兄弟感冒亦当全愈矣”有关。

①君楚：罗福袞，罗振玉次子。

八、致罗振玉

（1918年6月2日）

（此札上缺）苦雨连旬，甚为闷损。夙老世兄作《曹真碑跋》举正

二事，甚确，居然有竹汀诸老遗风，比前寄《金文跋尾》远胜。因复作书与之言古文字，至可喜也。

近来物价日贵，人口益增，去岁所入仅能勉敷所出，而冬间因内人等患病，将前年预备之不动费，尽行用罄，今月遂有不能不借债。今日由尧蓼代借百元，利率二分有半。因思由东汇款现百元，须少卅元左右，然如此利率亦不合算。看来此亏空数月间不易弥补，亦尚须稍有储蓄以为后备。将来公至沪时，请于前款中携来百元或二百元以了此事。此间诸人景象皆然，永犹非其甚者。《荅华》《何草》，身世益不可问，如何如何？

若远西大局牵及大东，则公亦当为预备，梦事如何？不可知，所祈者魏人与德不致有折冲耳。再请

道安不一

永观又拜二十四日

沈画五卷中夹入王叔明一卷（此画甚劣，不似沈卷），已检出，存纬处，余四卷已饬交矣。

按：此及下札均缺佚。所言“曹真碑”政局诸事似与前札有关。《陈谱》1918年农历四月晦日（6月8日），言及《荅华》《何草》等。此礼或即其前后所写。

九、致罗振玉

（此札上缺）……苦雨仍未已，前函未发，又接二十日手书，敬悉一切，拓本三纸，谢谢。公体谅已健复。

欧局变动似尚不至牵及远东，东邻政府与政党均尚稳练，不至为无益之争。唯欧人报纸极为震动，即惧德又复惧日，一面怂恿出兵，一面又加以限制，恐终不成事实。即使东邻出兵亦不必有战争。中国参战本为对内，亦决无动众之意，不过虚与呼应，总视东邻为进退耳。北方春间必有事故，公之游历恐须先南后北，或竟至此反旆，亦未可知。时局至二月总可见眉目，无论若

何归宿，恐非一、二月中所能定耳。再请

道安

永观又拜 二十六日

十、致罗振玉

(1918年6月9日)

雪堂先生有道：

二十九日接手书并日报一束，敬悉一切。是日适吴文中卷及公致寐叟函亦由纬君处送来，即行交去。东报颇有异闻，而此间却无之，寐亦无所闻也。维感冒虽愈而人似未复原，迄今已半月，何其久也。家中亦有数人患此，亦不易即愈。抗父^①胃病又发，初起有一星期不能食，近稍稍进食，想甚狼狈。未能往视，以书询之，所答如是也。夙老有函寄其世兄文二篇，未言兄何时入都，甚翹盼。维无入都之说，或以此语示时事乎（上言天下汹汹，何时定乎？）《释名》已校毕，即交君美带回。与江所据本及毕本无大异同，盖明代诸本皆出此本也。振替款尚未到（公信到已二日），到即交纬君。君美二十九日到，闻日内即将动身。

《仓颉》编次只有照《说文》部次一法，因《仓颉》本有分别部居之意，原次既不可寻，则用《说文》部次编之最妥。《急就》中字此次已移录于《说文》眉端，然因各本参错，其字数尚未核定。现在录《急就》字自以石本为主，然颜本中字亦往往与汉残简合，然则二者均不能偏废也。惟颜本多出一章，系六朝人所补，自当除去耳。《急就》盖当黄象时已阙，颜本所多一章有“续增”，“纪遗失余”二语，明示非原本矣。

今年心思沉闷与时局无异。寐叟欲作一文为元载翻案，谓唐时除宦竖最有功而受祸最烈者，惟载一人，此却公平之论。即史家记载之失，不过怙权奢侈二事。奢侈乃唐一代风尚，未可以责载也。

前日于寐座遇蜀士^②，此君行将入都，意气消沉尽矣。又查翼甫^③家有宋元本书出售，中有宋乾道本《路史》，元刊《释名》、

麻沙本《事实类苑》等，又有宋本《史论》、《世说新语》等，
令寐叟估价，然见目不见书，无从估价也。专肃，敬请
道安不一

国维再拜 五月朔日

振替金至今日仍未到，不知何故，并闻。

初二日午刻

按：《赵谱》及《陈谱》戊午四月皆论校《释名》事。
《吴信》1918年6月5日“今日午后；以《释名》校于毕刻
上，得四卷，大约三日可毕事也”。与札云“《释名》已校
毕”合。

①抗父：樊炳清，字少泉，一字抗父，王国维东文学社同学。

②蜀士：不详何人。

③查翼甫：为王国维家乡的官员。

十一、致罗振玉

(1918年6月26日)

雪堂先生有道：

十六日寄一书，想达左右。初九日手书亦于十五日收到矣。
十五日后复大雨至今夕，现正在梅雨期中，想月内快晴之日必无
多也。君羽本定十六日赴淮，因雨不行，改期十九，如十九日仍
雨则展期。五小儿感冒仍未退热，惟热度较低。此种病中西药皆
无效力，须俟其自愈，自愈先后皆与药无关耳。

京师大学昨有使者到此，仍申教授古物学及宋元以后文学之
请。永对以与哈园有公约并一时不能离沪情形。闻尚有第二次人
来，将来拟以哈园一信复之，其措词若永商之哈园，而哈园不允
者，又，使者嘱永转劝公，殊可笑。哈园与永感情尚佳，非分之
干涉近亦无有。

此次《唐韵校论》及《仓颉》重辑本拟以某君出名，将来拟
为集。修身训或礼节《集古经》一书去年曾有嘱托以某夫人出

名，或者明年尚有续订之望，姑作是想而已。《仓颉》旧辑多将元应、慧琳等引申增成之词混入，亦有系他书解诂，因脱去书名而误与《仓颉》训诂相连者，此种分别颇不易，唯心知其误而已。

十五日晤丁辅之，谓尊书已先将篆文写成，付刻，则排时可以从一律上板，故尚未有校样送来。据云篆文刻工每字须洋二分，不知刻成后其状如何，想比商务所刻必愈也。辅之又言，前言每版排工四角（有折扣），系每板以四百字为限。今所定版心字数有四百八十余字，例加一角，今让加五分云云，并以奉闻。印纸已由纬公处交付，并闻。专肃，敬请。

道安不一

永观再拜 十八日晚

王太守^③竟无消息，其《诸家手札》尚存哈园，竟未去取，可见其人未到沪也。又申。

按：札云《康韵校记》等出版事，应书于1918年。《陈谱》记1918年戊午五月将罗氏《雪堂校刊群书叙录》交丁仁印刷，王氏代为校阅书稿事，与札合。《吴信》1918年6月24日记君羽赴淮，五小儿感冒事，亦与札合。

①君羽：罗振玉第四子，名福葆。

②辅之：丁仁之字，浙江钱塘人，八千卷楼后人，时任上海中华书局经理。

③王太守：即王丹铭

十二、致罗振玉*

(1918年7月18日)

雪堂先生有道：

前奉数书，想达左右。顷接初五日手书，敬悉一切。《王中丞札》已照，俟晒片交到，当即寄上，至以原札寄照一节，已无及矣。

剑公^①报事敬悉。抗父未晤，尚未与谈及，然观其近状，甚为憔悴。《东方杂志》屡属其为文，渠迄未作，此事虽于伊经济

有补，恐未必能为此也。永亦视为枯窘之作，思为《东方》撰一文，未识能成否？又现在各报不注重论说，剑公虽与公有言，恐亦尚有变更，俟商抗父及晤剑公时再言之。

叔秉^②之事，所虑者不在中文之不优，而在英文究能通贯与否。如往粤莅事有参池，反为不美，请注意之。

前日晤寂叟，知前日一山^③所言各人月捐事尚系诸人拟议之词，然其意颇谓可集每月二数。永告以公曾致书翰怡，因知其父已为授馆，故未投递，且俟公后信。渠亦谓俟此间集有成数，再议及此，或竟留作后备云云。并以奉闻。

永腹泻一日而愈，家人患此者十之七八，盖天气使然也。

龙翰臣《古韵通说》，竟以四元购之（但加一微波榭本《国语补音》），其书仅折衷诸家，无甚独见，然究比苗先麓为优也。

《雪堂叙录》上卷将次排竣，尚有三、五页未成。此卷得九十页左右，下卷恐逾百余页。寂叟款以书局名义催之，然尚未送来。北学所遣马君又来，已如公书所云覆之。渠谓方药雨得一玉环之一片，其边有古文，渠有拓本，当持以相示。不知公见之否？君羽闻今日返东，此书不及附往矣。专肃，敬请

道安不一

永观再拜 十一月

按：《陈谱》1918年戊午六月记：王氏欲为《东方》撰文，北学邀任事，札中均叙。《吴信》1918年7月12、13日，谈及剑公报，抗父为《东方杂志》撰文，国维腹泻，龙翰臣《声韵通考》诸事，札皆涉及。

①剑公：日本人藤田丰八。

②叔秉：际彪，字叔炳，升允之嗣子。

③一山：章梈，字一山，浙江台州宁海人。清末翰林院检讨。

十三、致罗振玉

（1918年7月23日）

雪堂先生有道：

昨接初七日船中所发手书，敬悉一切。汇款至今未到，不知有何耽误，而席少卿处已有函来催，请一查核。近日东邮又复迟滞，公初七之书至十五始到，则他可知矣。尧香^①已反沪，昨始见之，言北方近状甚悉，大约君美、季英亦于二十左右可抵沪矣。

近日着手补辑《苍颉篇》，先从《急就》入手。《急就》据斑史说皆《苍颉》中正字，今《急就》存者两千余字，重复约三百字，尚得千七百字。《苍颉》《博学》《爰历》三篇本只三千三百字，且有复字，则《急就》一篇已得其半。现拟以《急就》及杨雄，杜林所训诂之字（秦《苍颉篇》）属上卷，他书所引（后三苍）为下卷，庶眉目稍具。亦可考见《说文》字原略，可快也。

《急就》叶本石刻尚在松江府学，李道士已遣人拓得二分。乙老意欲属其拓五十分，此无成就之日。惜松江无熟人，虑不得其门而入，否则遣颂清处之拓手往拓之，可立致也。小儿喜期已择定，明年四月十五日，并以奉告。专肃、敬请
道安不一
国维再拜 十六日晨

按：札云“小儿喜期已择定明年四月十五日。”《陈谱》记1919年己未年四月“长子潜明（伯深）在沪结婚，”因此知此札写于1918年。札中叙着手补辑《苍颉篇》及关于篇章安排，与《吴信》六月五日内容关系密切。故将此定于7月。

《赵谱》记长子于戊午即（1918年）四月成婚，恐误。

①尧香：姓张，与罗家有旧谊，时在沪经商。

（待续）

整理者工作单位：旅顺博物馆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毛华轩）